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

▲霜痕▼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王統照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排版者 上海蒙古路北公益里十二號建華排字所

印刷者 上海虹口鄞脫路周家嘴路日華國印刷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發行所 上海愛而近路
均益里廿七號
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叙言

這八篇文字都是我在民國十二三年間所作的。過去的文字本無所觀，何況那時在生活的匆忙中偶而偷閑寫一些連自己也不明白可否算作文藝作品的東西。在當時未嘗沒有一點點的感受，但現在想來實在是十分稚氣。

時間與環境常常可將我們的生活在無形中變化了，而時代的機輪更在我們的生活的掙扎中不息的轉動。由此，思想的幻變也隨之俱來。一個人跳不出苦悶的生之「法網」，他一定時時有衝出這魔術般的「法網」的希望，——希望雖止是空虛中的燭光，却能在前面照引着我們，閃動出我們的力，思想，與表現思想的方法。

說到作品，我回看十年前後的作品不但是無力量而且只看到人生一面。也不止一個人，那時的青年多構成一個空洞而美麗的希望寄存在未來的樂園之中，然而現實的

劇變將大家的夢境打破了除却作生的掙扎外一切空虛中的花與光似都消沒於黑暗中去。經過嚴重的現實的生活教訓他們要怎樣說，自然不一致，但花與光的追求却使他們戰慄了。

我也是那個時代中學作文字的一個，那時並不以寫小說等文字爲十分苦悶的事。捉到浮汎的人生的一片段便以爲很容易地寫出來，——雖然對寫作的態度還是鄭重。但在那個時期以後，不要說輕易寫不出自己覺得滿意的作品，即在寫作的時候，往往感到一種沉重的壓迫，漸漸地覺得寫作是令人苦悶的事了。

也因此，我對於幾年以前發表過的文字不想重行印出。

不是以前承景深兄爲我將這些印稿搜集起來，我真的早已忘却了，也想不到還有與讀者相見的時間。這次新中國書局要印行文藝叢書，這本書便由調字聖陶交去印行，恰好我到上海來，纔知道版已排好，即要修改字句也不可能了，便在前面寫此幾段。

過去的作品，我自己覺得無甚意義，但在我寫作的經過中還可以說幾句話。這幾篇

文字固然講不到甚麼力量，思想，藝術的轉變，但我以為與我已印行的更在以前的作品不同。記得那時的思路漸漸地變更，也多少攙入了一點辛澀的味道，不過不是一致的。常常感到沉重的生活的威迫，將虛空的斬求打破了不少，在文字方面，也不全是輕清的歎息與虛渺的惆悵了。這一點是我自己覺得出的。

這本小說是說不到貢獻與價值的。在這樣的國度與時代裏寫不出幾本嚴重而藝術完美的小說已感到無許的慚愧！印行舊作，更添上一重悵鬱而已。

謝謝景深調孚聖陶諸兄的費神！

二十九，三日。

目次

青松之下·····	一
霜痕·····	二六
衝突·····	四七
生與死的一行列·····	六三
旅舍夜話·····	七七
相識者·····	九二
河沿的秋夜·····	一一一

青松之下

秋日的黃昏，最是令人容易感到淒傷而寂寥的時候；況且更遇着自未曾上燈之前，便淅淅瀟瀟的落起雨來。從如奏着悲涼而愁慘的音樂的聲中，教人聽了，便感到心頭上冷冷地，不知怎麼方好。幸而這間燈光微暗的屋子中，還是幾個彼此相熟的人談話，說出互相慰藉的話來，還可以將無聊中的似乎真實的觸感消滅與間隔些去。不然，遇着這等天氣，一個人孤另另地在彷彿廣漠中的客舍裏，不要說讀不下書去，睡不下覺去，只是這淒清中的情緒上的恐怖，也使人無可如何呀。

一個人當在家庭中的時候，有時不止是覺不出甚麼好處來，而且煩膩；設若你獨在遠居在旅舍裏，或者到了陌生的地方，沒有人共你說話，也沒有人能以真心的安慰，使你減却寂寞，到了望着天空的飛雲出神，或是在燈前無味的斜坐的時候，那末，想起家庭中

安適而快慰的生活，總不禁有些戀戀而且可惜的意味了。一切的事，都是那樣，當前見慣也就罷了，然而賦有最大的權威的就是「過去」二字。一句話的聽到，一個人的遇到，一枝野花來委在泥裏，一隻班鳩飛過牆頂上，但使是「過去」呵，你不是善忘的人總不能沒有點過去的思量與憐惜的！其實這不過是就最平常平常的事說罷了。又或者人人以為是平常的事，而却令心細的人們，一輩子永久而勿遺失的掛在心上呢。

我們幾個人在一間安置的很妥貼的小書房中，這一時靜靜地息了言語，來默聽窗外的雨聲。原來玻璃窗外有個藤蘿架子，這是前年才栽種上的藤蘿，兩年的工夫，已經長得滿了架子，而且綠葉的蔭影，幾乎全將窗子遮却了。偶然大一陣小一陣的秋雨的滴瀝，打在疎密不等的葉子上，颯落颯落地響，有時噹的一聲，却是風吹得門鈴上扯過來的鐵絲顫動。正在這時，他們都鄭重而安然的去聽這一夕自然的音樂；而同時在我亂思的心中，便作出上面的兩個片斷的理想來。

我不知在同時這一屋子中的人，他們想些甚麼？不過我自己的心上，的確是無規則

的尋思些毫無關係，而且是毫無價值的事。一個奇異的另一疑問，剛着在我的腦中，就是我每逢着秋夕聽雨的時光，自己再不會解答來的問題。便是一樣的雨呵，爲甚麼在夏夜聽來，對於我內心的觸感，不與秋夜相同……這實是一無可解答的問題。經驗給我的教訓，却不止一回。在默默中，我又憶得起來。正要繼續想下去，忽然在短榻上坐着打線結的我的表妹妹，突然停止了手中的鐵針，向着門外彷彿看了一眼，回頭對一個三十幾歲的人道：

「天越發黑了，我真怕聽這等淒淒零零的雨。沒落雨時，我打算這個大線結，在六點鐘就打完了，現在呢？」她說着，向手腕上，就燈光下看了看道：「快七點二十分了，還沒有打完，白白地讓天氣把我悶壞了……」

她說完之後，便索性將活計丟在榻上了。

三十餘歲的男子，是她的哥哥，正在案上拿本書胡亂看，聽她說完了，便微微地笑道：「小小的年紀，怎樣懶得難過，自己事做不完，却來怨天尤人。自來落雨是妨害讀書，

却於做手工一點也沒有關係……可是，若不是落雨，夢薇早就走了，今日晚上，或者可說是天的留客……』他說還沒完，便自己笑了。我方要接過來說上幾句，却不料他重複繼續說道：

『夢薇，你看芸如越讀書越成了小姐的樣子了。你就高興起來，作點手工，其實呢，還是爲她自己作的，一時作不來，便發急的了不得……還時時口裏贊成女子……這樣獨立，那樣獨立……』他有意的作出嘲笑與遊戲的態度來激怒她，她也知道，然而因此竟引起一番爭論來，破了室中的靜默。芸如急切地向她哥哥說：

『你真是故意挖苦人呀！而且像你是的，真是單調生活中的人生。獨立也罷，不獨立也罷，一個人總逃不出天然的環線之內，難道如你的說法，聽雨聲而有感觸的，只是讀書的呆人呵！那真正成了笑話了。像你們讀書，左不過爲人；或是爲書本子作驅使罷了。書中的意義，能夠了解，恐怕不是書呆子能夠辦到的……哦！……我記起來了，你不要挖苦我了……』

『你記起甚麼來呀？』他笑着逼迫般的問。

『你們只是會在報紙上，口頭上，喊着，鼓吹着女子獨立呵，經濟問題自謀解決呵，終究不過要少家中一份負擔罷了……』她是故意說的，我聽了也忍不住要笑起來。她說到後來，便不再說了，只是對着案上的一面大鏡子，收理她的鬆鬆的頭髮。

她的哥哥，是個久於在社會上作事情的人，而且他對於他的妹妹們，向來都視同小孩子們好說好笑的。不過這時，他却驟然變成鄭重的態度，慨然向我道：

『說笑話，固然是說笑話啊，然而芸如的話，何嘗不深入一層，你以為怎麼樣？』

我還沒有回答他，忽然在東壁下小書案上他的小妹妹霞如手裏拿着一本書，曼長的聲讀道：

『搖落秋爲氣，淒涼多怨情……』原來我們由沈默中起了談鋒，却忘了霞如在那邊一個人正看古詩，看得有趣呢。有她這一驚，却將我要回復他的話忘掉了。而且也平白地將這段爭論中止。霞如梳着鬆垂的雙鬟，穿着淡墨色的呢夾襖，從低下的面上，見出讀

詩讀得興味很高，而有感動的顏色。面上微微發絳。她却始終不向我們談話。芸如聽她讀出這兩句不知出自何人的古詩來，便笑道：

『罷了，罷了，我們這個屋子裏，有的是政論家，方自舌辯滔滔地不了，又添上一個清靜無爲的女詩人了。薇哥，你不常到我們家裏，你看熱鬧不呵！你總說自己也快樂點呵！不要只是一天天像心裏有些懸決的問題一般地沈悶！你看我吧，有個政論家作哥哥，又有個女詩人作小妹妹，索性明天起首，——不。後天呢，明天是假日，——便書也不讀，也不再想甚麼女子獨立了。我要專作政論家的妹子，與女詩人的姊姊。薇哥，你以爲好不好呢？』

『她滑稽而迅利的說完，全屋子的人都開始互相看着笑了起來。這正是個快樂的時間呵！然而在半空中，迅閃的射出了幾道電光，即時殷殷地有了雷聲，而窗外的雨聲，並不是先時那樣一點一滴的從容落了。驟然添了許多大的聲浪，聽見石階下的水道，如同瀑布一般的響。室中的人語，也有些聽不清了。正自讀詩的霞如，却抱了書本，跑到她姊姊的懷中去。』

於是室中的四個人，重行沈默起來。共在窗下，用互視的眼光，來聽破空的雷聲。

秋天的雷聲，自然不能長久響的，不過有十分鐘的工夫。大的雨陣，重復止了，雷聲也自空中遠遠的走去。這時只聽到門外石階下水聲汨汨地流響。

大家的談鋒，也重行續起。

最先反是芸如，以她那疲倦的左手，將額上蓬髮攏了一攏，面上冷冷地似是記起甚麼心事來一般的，便緩緩的說。

『我們還是比較有幸福而沒被人忘却的，——雖然是就是我們幾個人，一室中的笑語，正是歷千萬劫中，不必更能得到的。人的孤寂與冷落，是最可怕的！況且是在這等慘澹的天氣裏。我方才聽過雷聲引起恐怖的心思，使我記起一個人來，哥哥，……你不記得我小時的同學吳鏡涵嗎？……』

『吳……甚麼名字？我實在記不得，是不是你在縣裏高等小學讀書時的朋友呵？』
她哥哥彷彿要竭力回思，却記不清楚的反問。

『是呵，你不記得她常好穿一種茜色薄羅衣服，在夏天裏，同着我到後園中去捉促促（一）嗎？她身體還很高，其實她比我還大一歲……』

芸如還沒說完，她哥哥忽然醒悟般道：『對呀，我那時老是記着每年暑假從外面回家早些，你們小學裏都沒放假，那些小姑娘們常來找你玩。我於今記起了一個，好穿茜色衫子的，——只有她一個穿的，不是黑而多的一把頭髮，眼睛很大，嘴唇的左邊有紅色的痣子的……她不是叫甚麼鏡涵嗎？我似記得……』

芸如微微地笑了。『虧得你不記得，連人家嘴上的痣子還記得這樣清楚，也不曉得你怎麼瞧見的。』

她笑了，我也笑了，倚在她身側的霞如也天真爛漫的隨着我們向她的哥哥抿嘴。

他便連笑帶說的急急分辯道：『不是的，不是的，我自然有個道理呵。那時我比你們大了有十多歲，你們一起八九個女孩子在家裏常常捉迷藏，然而公舉出我來作蒙布在每人眼上的差使。芸如——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恐怕你們自己要不公平呵。難道我在蒙

眼布的時候，我的眼又不瞎，還看不見嗎？……看不見嗎？」

於是大家更笑了一陣，然後芸如便慨歎的道：

『她真是第一個好女子，自從三四年的同學分散以後，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才能再見她。算計時間的分隔，已經是六年多了！你記得她那時是十五歲，……但時間是最會播弄人生的命運的東西，一個人的命運，有時也可以說是注定的呵。她現在不過是個爲境遇造成的小學教員罷了，其實她的才氣，聰明，都比當時的小同學高出一倍。然而誰能反抗呢！……在安樂的家庭裏，在這樣淒風冷雨的黃昏後，我更能記起她來……薇哥，關於她的事，你多少知道一點吧。』她說着悽然的向我看。

我簡直茫然了，連她的哥哥還不知道的那位密司是怎樣，我又何曾知道一點呢。我方要答復她，她却道：

『你不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幾個人趁一天的閑工夫，跑到翠微峯下去旅行。我妹妹，還有幾位一同去的，在山逕旁邊，一顆大可合抱的松樹底下，曾遇見一個女子，領着兩個

藍布衣服的女孩子，抱着些石竹花嗎？她面色很黃瘦，會同我說了一些話……但你們却在前面已經走了一段路了……」

唉！我被她一提，那個青松之下的印象，突然回復到我的記憶裏。是的，不高的身材，黃黃的面色，而映着瑩白的皮膚素，秀朗的眉痕，罩在含有詩意的雙目上，那個女子呵，誰知她就是芸如口中的鏡涵。我便道：

『匆匆的遇見，你後來不過對我們說她是左近山村中小學教員罷了，誰又知道她是甚麼鏡涵。』

最小的霞如突然將幼稚的面龐抬起，向她的姊姊道：『她是不是教學生讀國文的？』
芸如點頭道：『她是擔任國文教課的……埋怨薇哥不會多知道關於她的事，我當時因為許久沒見她了，在松蔭下，說了許多話，那里再有心緒去給你們介紹。可是自從那回，我又見過她一回，而且常常通信，所以我每逢着易感動的時候，總忘不了她。其實呢，她真不愧為一個在亂如麻絲的人間被認識的一個；然而她竟被人間來遺棄；她竟被命運

將她陷下了……」她沒有說完，眼中暈泛起來，用手將頭托起，將要盡情一哭的樣子，向着牆上一幅近人摹畫的風雨歸舟圖，癡癡望着。

除了她，我們更是隨同她癡望着，沒有一個說話的。也許在這一剎那中，都將沉默的不可知的同情，流注在各人的心中呵！

末後，還是她那年老的哥哥，忍不住了，便催促芸知道：

「到底是怎麼的一樁事？引起你多大的感慨來，你要說出來我們也可以明白的。」我心裏早有這個同一的請求，只是還沒有說得出。

芸如點了點頭，又向那付風雨歸舟圖望了一眼，她纔在微微的風雨聲中，告訴那位青年女子的略史。

「薇哥，你記得那天我們同行在山逕中，小妹妹的額髮上的汗珠，一滴一滴的，不住用手帕去擦。那真個煩熱的天氣，我想她年紀小些，走不動了，雇了匹驢子，她又不敢騎，我正着急的不得……」